



叶维廉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叶维廉文集

第玖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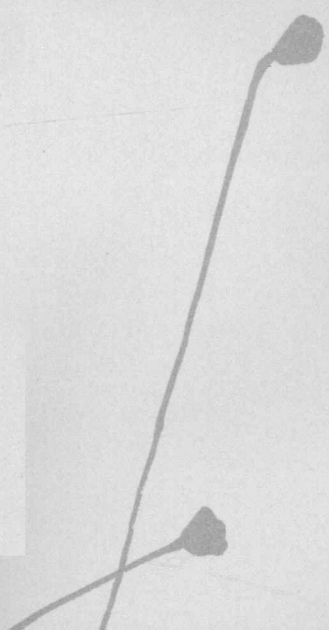
叶维廉文集

乡情的追逐

YEWEILIAN WENJI

第玖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维廉文集. 第9卷 / 叶维廉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8

ISBN 7-5336-3055-6

I. 叶... II. 叶... III. ①叶维廉一文集②比较文学—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9718 号

责任编辑:包云鸿 装帧设计:朱 锦 版式设计:黄 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0

字 数:210 000

版 次: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6.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51)2651321

邮编:230061

目 录

乡情的追逐

第一辑 海线山线

海线山线	〇〇一
千岩万壑路不定	
——向武陵农场	〇一五
山涛与云岳	〇二三
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	
——宜兰太平山行	〇二九

第二辑 台北与我

我那渐被遗忘了的台北	〇四三
为友情系舟	〇五四
我与《现代文学》	〇六七
时间无情的破毁	〇七二

第三辑 美国东行记事

美国东行记事	〇七七
涌发的春天	〇八九
无极之旅	
——题李锡奇的画	〇九九
动物园	—〇二
现代小品三则	—〇四

第四辑 历史的探索

故都的残面	
——由京都到金泽八景	—〇九
飘浮着花园的城市	
——墨西哥城的约会	—二八
玄海松浦觅灿唐	—四二
庆州行	—五七

第五辑 乡情的追逐

长安,在古代的苍茫里	—六九
忧郁的铁路	—八三
千叠敷:晶阳的初生	—八六
嘉南平原夜的仪式	—八八
微雨下的屋顶	—八九

境会物游与爱	一九三
--------------	-----

第六辑 儿时追忆

饥饿,岂是太平时代的人可以了解的!	一九七
让阳光的手指弹我们一根一根的肋骨	一九九
比曙光起得还早的厨房	二〇一
天之水濯我身	二〇三
大姐,你别急!	
——冥路的灯亮起来了	二〇六
邻园的水果特别甜	二〇八
坛子地瓜沙焗甘薯	二一一
孟兰盆会·“丑”不胜收	二一四
无端的痴狂	二一七
月雾里一个硕大无朋的灯笼	二二〇
漫长无尽的空望	二二三
木瓜林下说西游	二二七

第七辑 怀念

母亲,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	
——寄给母亲在天之灵	二三三
一个“中国的海”	
——思怀归岸了的浩海·归岸	二三九
焚寄许芥昱	二五四

文质彬彬,活活泼泼	
——悼吴鲁芹老师	二五八
麋鹿居的辞行	
——辞麋鹿居的主人我的老师吴鲁芹先生	二六一
未竟之业	
——悼美学家朱光潜先生	二六三
有花香和音乐的旅程	
——焚寄岳父廖学义先生	二六七
在天色黑暗之前我们不回去	二七二

附录

叶维廉年表	二七五
叶维廉著作书目	二九一
叶维廉作品评论索引	二九五

海线山线

第一回

尤其是夏天，奇山异水便热烈地向我召唤，要求我把九十多天的日子献给他们。这确是一种不寻常的情感。夏天一来，我便有远游的欲望，我总是感到一种焦躁和不安，一直等到我把行囊理好，才把罪恶感卸下；我上了路，才觉得可以履行我和山水的秘密的约定。我没有让他们空等待。这确是一种不寻常的情感。

妻说，夏天是那样的酷热，走入那烈日当头的山峡里，说不定会中暑呢！妻虽然如此说着，但她也是爱上了奇山异水的人，她体质比我还弱，而且怕上下高山会毁坏她的耳鼓。譬如有一年春天，我们经过漫山桃李的埔里上雾社入庐山看樱花，

在那窄窄的吊桥上
像试步的麋鹿
摇摇欲坠的
便是那微微颤红的花瓣吗？

妻从来没有如此天真朗笑过，她长年的头痛已经被花香熏走了，我们坐在逆旅的食堂，吃着新采的细笋，

雾，薄薄的
给山
披上纱衣
清淡的笋汤
为我们
逐走
一日的尘累

妻把手伸过来，紧紧地把我的手一握，使我再一次有了新婚蜜月脸上一红的感觉，虽然我们都已过了两次的七年了。深山和冷泉迭次给了我们新的力量。

那次从庐山下来，也许是车行过急，也许是山路突降太大，妻的耳鼓被气压逼破了，那真是痛彻心肝的。这次的伤患至今未愈，她从此便得了耳鸣症。妻一面埋怨着天气，一面却已把行囊整理得井井有条，她，竟然比我还急于出游，

静坐入定的山
他微微地颤抖
他细细地吟唱
你可曾听见？

你必须要像一个好奇的孩子，把耳朵倾向地面，听万里外的泉

涌,或把耳朵顺风而张,把呼吸停住,听山峦互喝的亢奋。

我们的车子离开机器切入人声的台北市,正好迎上午后滂沱的骤雨,从林口回头一看,那厚厚的尘霭竟然把大雨抵住,不让它冲洗干净。我们一心向前,便让机器、人和雨错杂地制造它们的音乐去。前面

雨雾里
山影
缓缓地
一层一层地
被剪出

竟是如此的轻!
竟是如此的薄!

风雨中的田野别是一番风味,但你得要舍正道而从小径,在曲曲折折的迂回里,才可以有景色突变的喜悦,稻田以外还是稻田,但在雨中,每一个金黄的波动都是淋漓欲滴的美丽,在雨中,所有的活动都是连绵叠现的,而好像是分层的珠帘,一进又一进地,引向无穷,遂想起了诗人林亨泰的小诗:

防风林 的
外边 还有
防风林 的
外边 还有
防风林 的

外边 还有

然而海 以及波的罗列

然而海 以及波的罗列

台湾西海岸的田景，这首诗在雨中诵读必更其真切。台湾的绿色很特别。浓是真浓，浅则奇浅，由于草木繁盛，在异国被视为奇花异草的，我们的溪边却满满地蔓生着，如此之多，如此之生动。妻在鉴赏着各式各样的羊齿植物和闻着雨烟里蒸腾起来的羌花的香味，我却在新洗的树木间分辨绿色的种类，要是蒙那(Monet)在此，真够他画的。如此玩味着想的时候，一所泥砖农舍的门口，站着一个黑衣的农妇，打着伞，向大路前面眺望着。

迷濛里

一个斗笠

随着牛步

一起一伏地

归来

风流不必问

尽在画图中

滂沱！

好深沉的静止！

一只白鹭
划过绿色的雨
无声地
停在
一只水牛的身上
任雨水
由它的嘴尖滴下
滴 滴 滴
滴在那么温驯的牛背上……

“据说，这里有一所名刹，让我们追寻去！”妻如此建议着。名利我们是要去看的，但若要想得“幽”与“寂”，恐怕还没有小村里剥落的小庙好。记得有一年我们到日本京都去看那出名“空”与“寂”的石庭，待我们进去，石庭旁边竟坐满了观光客，全是人声，全是照相机的“卡得”声，有何“空”“寂”可言。我们终于随着树顶上的一缕炊烟而进入了一座不知名的小村，很快便把一座小庙找到，这小庙就是典型的小庙的样子，不华丽，不具珠光宝气的色泽，连香火也不繁盛，但里面供得一尊自然化石的观音，干净利落，旁边竟是龙蛇舞动的草书，庙中空无一人，墙角里只有一只垂头滴着水的公鸡，一会儿抖一抖它的冠，把水点洒在尘埃上。我们会心地微笑，把足提起，轻轻地走出庙门，生怕惊动了它和人定了不知多少年的观音。

但萦绕在我们脑际的是那豪迈的草书，我和妻说，如果我们能把全台湾的庙宇里的书法拓印下来，给那些寂寂无闻的书法大家留下一些记录，不知有多好。而我们啊，我们已经被“钢笔化”，被“原子笔化”了，多看些或许可以悟出一点精神

来,我们原是一个逸兴遄飞的民族!

说着说着,雨停了,我们已经来到湖口,湖口那条古老的街道,

一个断了弦的琵琶
横在
空中
让风的手指去挑弹
让风的手指在肚里敲响

那坐在楼头的女子
把头发一梳
便梳到
光绪皇帝的面前
那头发太长了
我们怎么样追也追不过去
也只好呆在那里仰天看
看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今年已如此,明年又将如何呢? 明年,明年或许琵琶没有了,梳头的女子也没有了,风筝被埋葬了。

一声雷响,云涌风起雨斜,才下午三点,已是沉黑黑的天色,我们决定驶入风城去,

朋友,很对不起
我们实在无意

把过早的黄昏
溅泻在你们的身上

我们披着过早的黄昏，拨着微黄的雨，从露摊间的窄门摄身而入，城隍庙的内里灯火顿然明亮，腾腾的熟食摊的炊烟和香味，直叫人五脏翻旋。谁不知道新竹市的炒米粉！谁没有听过新竹市的贡丸！

“老板，炒米粉两人份！贡丸汤两碗！”

我们便融入那算不清历史的闹哄哄的群众里，我们何曾不是《清明上河图》的一部分？他们又何曾不是我们？

1977年7月21日

第二回

早晨的阳光扣着树叶上隔夜的雨水，晶莹地散落，树叶微微颤动，仿佛我们可以看见风的足尖轻轻地踏跳。从竹东转入北埔。穿过雨水洗净的破落的砖屋，我们便进入那弯弯曲曲，密竹夹道的无人的小公路，向珊瑚湖行进。雨后的树，在折射的晶光之下，我心中浮起的竟是杜甫的诗句：“香雾云鬟湿。”杜甫在外思念妻子浴后的娇姿，那一份洗练过的浓情蜜意，对这垂条上的光珠欲滴，也真有八分的贴切。

—

不要去听
那烟声

拂着
叶簌簌
何妨
任宿雨
湿你我的
初醒

二

为送
那独篙的竹筏
到对岸
晨光
把小河
自沉默中
浮起

为让竹筏
轻轻流入
你我
相融后的凝视
水烟便
向我们的左右
散开

三

水绿透明

幽江鱼跳
或野花泻露
或异禽啾啾
寂寂寂啊
无人知晓

四

忽然把河面
一波一波地
此起彼落地
颤响
好一片
活泼泼的蝉声

沿着这段弯弯曲曲的公路的小河叫什么名字，它流自哪一个高山，我不知道，也不着意去查问。这条小河完全具有歌曲里诗文里的样子，原始，自然，未被干扰。对岸是嫩竹丛穿插的山峦，层叠延绵，数里入云峰。河边树丛里偶然出现几间农舍，稳稳地坐着，仿佛有一二千年了，就是永久地那样拙朴坚忍，

奋发的夏木里
苔绿的瓦块间
腐蚀的木门上
梦
是暴风雨
醒

是暴风雨

不着一一点呼喊的痕迹，如那必曾变幻千次的小河，此时泛满着水，如此地安静祥和，就连昨夜的雨啊，都似未曾发生。

这条小河的环境真是寂静得出奇，如果没有了偶然出现的两条狭长古旧的吊桥，我们一时会觉得，我们是在远离人迹的偏地里。吊桥把我们亲切地和那从未谋面的一些天之子民连在一起。我们无言地走在吊桥上，依着吊桥前后的晃动，听着木板戛戛然发着声音。

那日日走在这桥上的
可就是
那除却一切欲望的
赤裸裸的生活？

如此沉思着的时候，紧握着缆索的妻忽然向前一指，水雾里，两个人影站在一大排捆好的，新割的竹子上向下游流去。我没有说话，向着妻回笑，目送他们逐水而去，青溪几曲入云林？我不去念那“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的诗句，因为我站着的地方和他们站着的竹排同是生活的行迹，即使现在是春天，即使现在桃花夹岸，我应该去想像一个桃花源吗？

同一条河流啊
载多少不同的梦
载多少不同的愁